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究遺卷十二

左庶子葉酉撰

襄公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傳會于溴梁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

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杜註不書高厚逃歸故也

按高厚本不預會故春秋不書若謂其以逃歸故則如七年鄬之會陳侯亦逃歸矣經何以列于會耶彼其所以不預會者是時晉平公初立不能如悼公之謙以大夫不當與公侯抗故抑高厚而不使之預會也觀其既會而宴第使諸大夫舞以侑觴而不得預

諸侯之宴則齊高厚之不得預諸侯之會審矣惟不得預會且屈在歌舞之列故高厚歌詩遂悍然而故違其令葢不勝其忿故耳自此至春秋之終惟召陵之會齊國佐在列其餘未有以大夫預者殆皆沿此會以為例歟高厚逃歸不書者外臣逃非陳侯鄭伯比輕其事故畧之然則鄭詹逃何以書以其來魯故

戊寅大夫盟

按會盟之見經者多矣從無諸侯會而大夫盟者有

之自溴梁始先儒謂政自大夫出故春秋書此以示譏其說非也是時晉悼甫薨平公纔立傳稱羊舌肸為傅云云是所用皆賢猶未改其父之臣也何嘗有尾大不掉之事致聖人以此遍刺天下之大夫乎彼其所以諸侯會而大夫盟者晉原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大夫也故止使大夫盟之迨高厚逃歸諸大夫雖自相與盟然因前未及盟至是而乃卒其事故諸侯仍不預也豈政在大夫之故哉然則聖人于此遂

無譏乎據三年及陳袁僑盟二十七年盟于宋皆主魯卿書及且大夫皆冠之以諸侯所以然者會盟乃諸侯之事大夫不過奉其君之命以相與為好非大夫之自為會盟也故不可單以大夫書此盟叔孫豹亦在列若春秋果無所譏則當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溴梁矣乃不主叔孫豹書及且單稱大夫並不冠之以諸侯者蓋晉之伯業衰於晉平故即位之初肖為此會而諸侯即有撰志其時雖尚無尾

大不掉之事然諸侯會而大夫盟自桓文創伯以來未嘗闕此舉也其後政令日弛馴至公室卑而大夫擅權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其端實由此而啟故聖經單以大夫盟書並不冠之以諸侯所以特著其為大夫以正其盟之失也此與莊元年書夫人孫于齊而不書姜氏其義正同彼義闕乎夫人故去其姜氏此義闕乎大夫故不冠之以諸侯也既不冠之以諸侯矣則魯卿亦大夫也故不主叔孫豹書及不

地者說詳僖五年盟于首止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隣國之諸侯例稱人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荀偃主兵而先鄭伯者不以臣先君也疏乃引僖公

二十七年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以為當先荀偃之蹬不知圍宋之役楚子先在後乃去之獨留子玉於宋若書楚子無以見子玉之獨留矣故不得不稱楚人所謂楚人者原不専指子玉也大夫不可先諸侯此自當先鄭伯左傳為夷狄也葢不得其辭而從為之辭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傳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

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去年晉執以歸此書卒者蓋晉尋釋之不書其歸者

邾與魯屢相侵伐又以魯故見執于晉故歸而不告

情理之常

宋人伐陳

李氏廉曰傳不見二國致釁之由而陳自逃歸之後不與于中國之盟會得非以晉命乎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詬之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杜註孫蒯不書非卿拨取重丘不書不以告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吴宋公欲逐之左師曰臣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

蓋之乃舍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

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傳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杜註不言朝不能行朝禮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

故也按石買本有當執之罪而書行人則杜氏非使人之罪其說不足據執孫蒯不書非卿故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十二月戊戌門于雍門己亥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按闔書同通春秋惟此一見葢春秋時侵伐皆主兵之國接戰餘不過為之聲勢而已獨此年圍蔡則諸侯之師皆用命故書同與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書及同義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不許楚子聞之使告子庚曰國人謂不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大夫圖之子庚歎曰君王其以午懷安乎臣請嘗之若可君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子庚帥師治兵于汾于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蔡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盇席悼公之盛侈然而以盟

主自居也會有王臣而盟無王臣則再舉諸侯會本

無王臣而盟再舉諸侯者以中有間事故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圍齊而以伐致者公出時原以伐齊告廟故也僖二

十八年圍許則公出時只以會溫告未嘗以伐許告

故據其實而以圍許致

取邾田自漷水

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水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

杜註督揚即祝柯按邾田謂邾之田必非魯之舊疆可知

季孫宿如晉

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杜註兵并林父不別告也望溪先生曰衎奔在齊而林父以大師伐之其惡極矣使並書而先晉則疑林父受命于晉而賊君之志隱矣按聖人因史作經凡侵伐列序諸國皆魯史舊文此經之所以不列晉者以欒魴非卿晉不以告故耳與成六年傳稱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而經止書衛孫良夫侵宋並不序晉其義正同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既立光以為太子又以戎子嬖欲立其子牙遂東太子光而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逆光而立之遂殺戎子尸諸朝而執

公子牙于句瀆之丘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

而兼其室稱國殺者以莊公之命來告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

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

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按子

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書國殺者以鄭伯之

命來告故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杜註

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之會以自固

城武城

懼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杜註莒數伐魯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

共盟結其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邾人騤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按祝柯之盟既執邾子且取其田矣尚云弗能報乎葢魯人藉口以為兵端左氏誤信焉而弗之察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按黄與欒皆不欲事楚者而履與黄不容于其國其出奔也乃不于晉而于楚高氏以為自理葢履必歸罪于其兄而黄則白二慶之譖也

叔老如齊

齊魯搆怨朝聘禮絶今始復通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果如其説
則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昭二十七年邾快來聘皆
不以地何以亦書乎蓋左氏所謂非卿者小國之卿

非大國之卿比即公羊所謂莒無大夫也故會伐會盟皆不名然亦未始非卿也卿來奔必書史之常文又按公去年夏與邾同盟而秋伐邾今又納其叛人信義安在而澶淵之盟仍書公則知幽之盟之不書公說者謂叛盟故必不然矣此亦其一證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欒桓子娶于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死欒祁與其老

州賓通懐子患之祈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

亂宣子信之懐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戴氏震曰日月之行終古不變凡日食後越五月六

月可再食無比月頻食之理襄此年已酉推九月定

朔庚戌日申時合朔入食限十月庚辰朔不入食限

二十四年壬子七月甲子朔入食限八月癸巳不入

食限先儒蔡氏曰想因當時史官算失一閏誤以二十一年之九月作十月朔日食二十四年七月作八月朔日食已書之史旣而見其失閏不合也乃於兩年各補足一閏書為九月朔日食七月朔日食兩册俱存而後之修史者并録之也按比月頻食漢初綱目兩書之豈皆誤耶存考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

傳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傳復錮欒氏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公子而不為大夫者即不稱公子既稱公子矣則其為大夫可知乃必以大夫書者公子親屬而其為國體之所係者大夫也文自不得從省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來奔故書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按不書楚納者陳侯亦知其無罪非内不受者比故以自歸為文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

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宫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按先書入晉者當盈入絳之時晉人不知其先入曲沃也及敗奔曲沃乃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書入于曲沃不書叛者藉齊之力而求入則未入之先早已有無君之心矣未入而有無君之心是叛在入先不待入而後書叛也叛在入先又入

而欲爲亂于國罪有重科故曰復與宋魚石復入于
彭城其義正同不書自齊者以潛入故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遂者繼事之詞而有歸重之意齊納欒盈不遂利晉
之難而伐之其意不在衛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以救晉出師而盤桓于雍榆畏齊而不敢進也

己卯仲孫蔑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鉏長而愛悼子訪諸臧紇紇請立之故公鉏怨臧氏孟莊子卒公鉏為立其庶子羯使讐臧氏遂誣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殺大夫不去其官不以賢愚異惟欒盈及鄭良霄不書大夫者以奔而位絶也殺稱人者既不書大夫矣

則于國體無所傷故不稱國殺而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例不當目其人也以其用大衆攻而殺之故稱人殺文當然耳先儒或謂同于討賊之辭以為盈與胥使得所欲勢必至于弑君其説恐不確盈與胥使得所欲不過逐范氏公孫黑而專其國政耳春秋時世卿相仇殺如此類者多矣安得便斷以弑君之罪哉

齊侯襲莒

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殖華還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親鼓之獲杞殖莒人行成按春秋書襲惟此一見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傳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疆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啟疆如楚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將以伐齊水不克拨晉是時國勢不競其會而不伐者葢有所畏耳曰水不克者乃其掩飾之詞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伐鄭以救齊不書救齊者必鄭以伐告諸侯救鄭不書者不成乎救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杜註洛穀鬬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王故為王城之按魯自宣七年蔑如京師後不聘王者四十餘年矣至是而豹如京師者葢因齊為王城郟故欲假王寵以釋齊怨也

大饑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以報孝伯之役也孝伯即仲孫羯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因是欲弒公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出甲興公踰墻射之中股反墜遂弒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會于夷儀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晉侯許之望溪先生曰受賂不討齊亂而諸侯列序觀此則知盟亳會亳諸侯不序先儒以為不能討賊故畧之失其義矣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鄭人怨

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
入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復書同盟者有欒盈之亂以盟主而見伐于齊其勢
幾于不振故復修同盟之禮不敢以主盟自居也諸
侯即會于夷儀之諸侯前日故後凡杜註伐齊而書
同盟以明齊亦同盟按九年同盟于戲十一年同盟
于亳城北杜註皆云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可知

與此註齋亦同盟同其說恐不確凡春秋書同盟皆伯主𡚒于專主其事故謙言已與諸侯同為此盟焉耳非謂與所伐之國同盟也况此經統言諸侯前目故後凡前目之所無者後凡安得而有之故所為諸侯者單指在會之諸侯而言齋原不在所同之内其預盟固可書同盟即不預盟亦可書同盟也若如杜註云伐齋而書同盟以明齋亦同盟則如柯陵之盟鄭實不服何亦以同盟書乎彼其所以但書同盟不

問所伐之國與盟不與盟而為是一施之辭者春秋因史作經凡事之首尾不必備伐國而同盟宜書至所伐之國或服而與盟或不服而不與盟皆戰事之首尾耳固春秋之所不必備其辭者也如晉楚爭鄭而鄭及晉楚平皆不書即此義重丘之盟據陳文子重丘之盟未可忘語齊之預盟不待言而春秋不書者以例本不應書也例本不應書則具書諸侯同盟齊必不在所同之內又何疑乎杜註既不得其解而

從為之辭而劉氏炫又以齊不與盟屑屑焉而與之
爭所為齊固失之而楚亦未為得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夷儀非國都也故書入未返國故不名鄭伯突入于
櫟稱名者以返國不書故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吳以舟師之役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

蒲使讓之舒鳩請受盟楚師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
叛楚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簡師會之
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遂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傳鄭復伐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隱
于短垣以射之卒按吳子伐楚不應名名以卒故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傳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二十六年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强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子鮮不獲命于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攻孫氏不克伯國傷孫氏夜哭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杜註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也按剽簒立而以弑其君

書者與文十八年書齊人弑其君商人義同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入者由外而內之辭大夫而據其私邑以叛則又以其國都為外而以其私邑為內矣故曰入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諸侯返國必書名更始之義也說詳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下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公與外大夫會盟例不書公以其降等屈班諱之也此不諱者魯至成襄以後祿去公室凡侵伐會盟之事皆三桓主之雖公親在行止供大夫之役耳非公之自為降等屈班也故不諱與蜀之盟不諱公其義同晉宋稱人必非卿使宋果向戌肯居鄭下哉左傳

尊公與後之説不足信鄭良霄以名見則外大夫與公會無貶而稱人之例審矣然則邢丘之會何以卿皆稱人葢晉侯之降等屈班以入諸侯之大夫而其失始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宋世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讒太子將為亂公因太子乃縊而死殺太子目君甚之也

晉人執衞甯喜

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衞疆戚田取衞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衞侯會之晉人執衞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衞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按執衞侯不書不以告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十月楚子伐鄭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告齊

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杜註按傳會者十

四國蔡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于宋則與盟可知故經惟序九國大夫楚先晉歃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在衛上孔奂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按楚先晉歃乃盟也此書會故先晉會之所以先晉者蓋屈建欲盟先晉歃故于會特推趙武以晉楚狎主夏盟會既先晉則盟自應先楚持此為詞度趙武無以難之故會先晉者乃楚人之狡謀非聖人之貴信也聖人因史作經凡會盟列序皆

魯史舊文故當時載書所次多與周班不合者聖人
皆仍之而無所改正乃于此而獨以貴信先晉也理
不宜然又據傳稱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使非會已先晉宋為地主安敢蔑視楚卿而遽尊趙
孟且子木亦安能無言乎地于宋即不序宋者晉自
文公後主盟中夏者近百年當時諸侯雖亦往往從
楚然終惴惴焉惟晉之討是懼迨宋向戌欲弭兵而
為此會于是楚以僭王之國竟公然與晉並列一時

兩伯而不復有所軒輕此非天下之小故也聖人安得不變文以見義乎故列序諸國獨没宋不書益專以合晉楚之成致楚氛益熾為宋向戌罪若列序諸國仍書宋向戌于晉楚大夫之後則為會盟之常詞而習其讀者弗之察矣惟没宋不書使不與蔡衛陳鄭諸國相混第直書其會所之在宋而歸咎向戌之意以語氣求之自隱然見于言外此聖人之文所為游夏不能贊一辭者歟杜註非是其辨更詳具僖十

九年盟于齊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

患其專而殺之不以其罪也故從殺大夫之恒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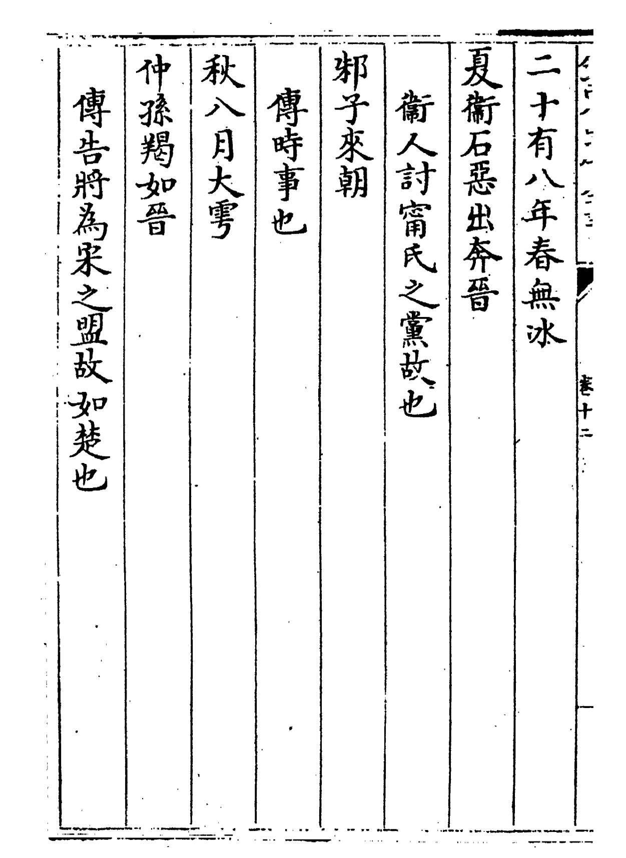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既殺甯喜鱄病失言故出奔稱衛侯之弟者恒辭也先儒以為罪衛侯誤矣衛侯病在食言耳非不友于其弟也鱄稱弟不足以罪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去氏者承上文從省大夫而係于諸侯義具三年及陳袁僑盟下凡公與外諸侯會盟皆前目後凡不覆書公及以魯君例魯卿則此亦止應書諸侯之大夫盟于宋而獨覆書豹及者會先晉而盟先楚與尋常會盟皆以晉為主者不同故覆書豹及使若為異事者然此與定四年臯鼬之盟覆書公及其義正同再書于宋者會盟不同日例應再書其地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也

邾子來朝

傳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盧蒲癸王何二人皆嬖于慶舍十一月乙亥甞于太公之廟癸何殺慶舍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非為一人行也公遂行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傳癸巳天王崩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按告喪赴文後必具日月其所具之日即崩之日此定例也魯不應有是問使者承命出使非甚愚之人必無誤告天王崩日之理其所以魯爲是問而使者告稱甲寅者是時周室衰微物力匱絀喪事不能如禮故天王以癸巳日崩直遲二十餘日至甲寅始告其當國大臣亦自知緩告之非禮故赴

文後所具之日即用遣使之日魯與周相去非絶遠天王之崩聞諸道路者已有日矣今見其以甲寅赴故疑而問之使者不欲顯其緩告之失故堅稱甲寅非實不知天王之以癸巳崩而謾以甲寅告也魯史從告聖人亦仍之而已

乙未楚子昭卒

胡氏安國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

也按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閏月之日繫于前月之下而不以閏書者乃史文定例胡氏以為見喪服之不數閏聖經恐無此義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莊文成襄四公正月在晉者六皆不書而在楚則書者以僭王故惡楚也傳楚人使公親襚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至西門之外楚不書葬所謂避其號而不書者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師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按卞乃魯邑而不屬季氏取之以自益故公聞之而欲無入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傳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不曰其君賤閽也雖賤之而閽亦食禄故書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晉侯使士鞅來聘

傳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諸侯既城杞晉侯使魯歸所侵杞田故杞子來盟杞稱子者義詳僖二十三年杞子卒下

吳子使札來聘

按上書閽弑吳子餘祭此所謂吳子者夷末也杜註餘祭既遣聘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正義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是知先君未葬嗣子不得命臣

故杜註以為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不知先君未葬嗣子不得命臣此周禮也吳本文身斷髮之俗豈可以是責之毛伯武氏子之來以王在諒闇不稱王命故不書王使此不用周禮稱吳子命故書吳子使皆魯史舊文聖人不得而易之也且必無餘祭立已四年而始通之理至以季子在喪而行吉禮為疑則又有說春秋時三年之喪雖未盡廢然每遇朝聘會盟燕享之事葬後輒以吉服成禮觀襄十六年傳稱晉平

公改服修官昭十二年傳稱子產相鄭伯辭于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是時鄭簡公卒尚未葬故以免喪為請子產且然則既葬即吉固當時諸侯之通禮也審矣而葬期又不盡用五月之制晉悼公卒于襄十五年十一月至十六年正月而葬鄭簡公卒于昭十二年三月至五月而葬其葬期皆僅及三月是其例也季子至魯大都在七月內外計此時餘祭之弒已及三月其葬當已屆期既葬即吉子產既可以免喪而

聽晉命矣季子獨不可以免喪而行聘禮乎且季子

吳之至親雖受命出聘或請俟先君葬畢然後就道

以情理度之尤屬事所宜有果爾則其至魯之日免

喪已久諸行吉禮更可無嫌故賈逵服虔皆以為夷

末新即位使來通聘其說甚確杜註不可從稱札者

來聘例書名胡氏謂譏其讓國非也讓國事在後未

有因其後事而貶之于前者其不從𠖥年鄭語之例

稱弟又不稱公子者吳在禹貢要荒之地春秋第以

號舉其世系行次聖人以為不足詳也吴子稱爵與使椒來聘稱楚子義同詳具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下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而經以出奔書左氏以為罪高止杜註實放書奔所以示罪其意以出奔較甚于放故云示罪不知放者以

其罪而放之奔則不必皆有罪也且放必限之以其地奔則任其所如往若以所稱為優劣則奔優于放安有以書奔為示罪者乎高止之所以書出奔者放者上施于下之詞高止為二公孫迫逐而去本不可謂之放故以出奔書此聖人正名分之一端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傳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杜註括廖不書賤也按天王之殺大夫無見經者先儒謂義得專殺非也設殺之而不當亦以為天子義得專殺可以削而不載乎盖天王殺其大夫目天王不可又不可云周殺其大夫也春秋魯史于王朝事不必備窮于辭故不書耳若無罪而殺世子兄弟

例應曰君故天王之殺其弟必書王子瑕奔晉不言出者蓋瑕與括廖同謀當括圍蔿之時瑕廖亦當在軍及佞夫被殺三人遂自軍奔晉望溪先生所謂在外而奔者是也在外故不書出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二十九年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

大夫和之三十年秋又將使子晳如楚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按宋華元出奔晉自晉歸于宋覆舉宋華元此不覆舉鄭良霄者義見宋華元出奔晉下入而介于襄庫攻舊北門正左氏所謂以惡矣故不曰歸而曰入其不

書叛者叛必有所據之地未有入國都以叛者良霄乃一狂惑嗜酒之人醉夢之中毫無成算其冐冐焉旋出旋入不啻自投于罟擭陷井之中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不可以叛言也故不書叛位已絶故不書大夫稱人以殺與晉人殺欒盈義同

冬十月葬蔡景公

按春秋君弑不書葬先儒以為賊不討故果如此說則蔡景公何以書葬乎春秋大復仇葬者臣子之終

事苟君父之仇一日未復即臣子之事一日未終故不書葬所以示臣子以不共戴天之義也豈賊不討之故乎知春秋所以不書葬之故則蔡景公之所以書葬者可知矣葢戕害吾君之人以天下萬世之公義言之則謂之賊以忠臣孝子一人之私憤言之則謂之仇如齊無知鄭歸生之屬賊也即仇也有仇而不可謂之賊者如魯桓之見戕于齊襄是也有賊而不可謂之仇者如蔡景之見殺于蔡般是也葢般乃

世子也以世子而恐動于惡則所謂仇者即當為君父復仇之人梟獍出自宫闈臣民吏復何望此時即有方伯連帥能伸天下萬世之公義者聲罪致討汙其宫而瀦其室然謂之討罪則可謂之復仇則不可蓋復仇者創巨痛深人子之所自致討罪者亂臣賊子王法之所必誅也若以賊不討不書葬是大司馬九伐之法止欲安死者之體魄而已有是理乎故春秋仇未復則以不書葬示儆見未能揕仇人之胸即

不曾暴吾親之骨而與古者未葬不除服之制皆動以人心之所甚惻所以儆其臣子者至矣賊未討則又以書葬示儆見以覆載所不容之人竟得假窀穸為自掩之計而四鄰諸侯胥若弗聞也者且為會其葬而莫之詰其所以儆方伯連帥者亦至矣非聖人孰能修之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非卿故稱人先儒以為貶非也葢為宋災而謀歸其財其事至細故不使卿春秋據其實而人之何貶之有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公羊云録伯姬也葢國有火災其君夫人至以傅姆不在不下堂而死有人心者之所共惻也死者不可復生不得已而謀歸其財此即周禮致禬補裁之義不可謂非諸侯之善舉而亦伯姬之賢有以感之此春秋所以必書其所為歟胡氏以文與葬蔡景公連謂聖人譏其

不討蔡亂而謀宋災其說非是三十一年冬莒人弒
其君密州次年春會于虢尋宋盟而不討莒亂春秋
未嘗書其所為也何獨于此而譏其不知類乎魯大
夫不書者共姬魯女既使卿會葬必有獨致其厚者
故不與會左氏以為諱亦非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按傳稱公作楚宮不書者春秋雖重用民力而公宮

之作例不見經以人君寢處之所非臺榭比也不獨

楚宫之不書作而已于此見聖人用法之恕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

毁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始親來會葬按外諸侯卒魯遣使往葬不書會

而此書會者春秋書內事不可據來者為文書滕子來葬我君襄公也又不可單書一葬字故書會葬文當然爾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陸氏淳曰據傳則展輿弒其父不當不書胡

氏安國曰傳有乖謬信經而廢傳可也若密州之事是矣按文公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傳稱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陀愛季陀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與此疑是一事傳聞兩屬左氏遂兩載之耳不然前後不應如此相類也以情理度之弒父當是莒僕之事故既弒之後即以其寶玉來奔蓋弒逆之賊不能自定其位故也展輿之非弒自當以經文為斷無疑

春秋究遺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究遺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沈成均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究遺卷十三

左庶子葉酉撰

昭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子野之卒先儒謂季氏陰弑而以毀告果如其說則昭公不當書即位矣季氏雖不臣然非若慶父之意在得國與仲遂之意在立庶也昭公與子野皆襄

公子昭是時又年已十九彼何所利于昭公之立而為此大不韙之事哉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傳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杜註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不歃血經所以不書盟按陳招稱公子以其為大夫也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而傳獨于招稱司徒則其為大夫審矣為

大夫故稱公子義貝隱四年翬師師下不歃血不成乎其盟也故不書盟

三月取鄆

凡取邑必先書伐某國此不先書伐莒者鄆乃魯之舊疆若先書伐莒則似取莒之邑矣襄公十二年季孫救台遂入鄆不言伐莒亦此意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傳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于景其母曰弗去懼選

癸丑鍼適晉其車千乘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翟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傳莒展輿立而奪群公子秩公子召去疾秋齊公子

鉏納去疾按公子返國或書自或不書自其不書自者以其于外諸侯無所藉力如齊小白陽生是也其書自者以諸侯納之傳所謂外有奉是也莒去疾以齊公子鉏帥師納之故書自齊入于莒然桓十一年突歸于鄭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傳稱宋人執鄭祭仲戎侵曹則其藉力于宋與戎審矣而不書自者何葢文有所承不必書也然突與赤皆文有所承此獨無所承者何突與赤之歸寔宋與戎主之去疾則莒

公子召之齊特使公子鉏師師以送之耳其事異故文不得不異也去疾以名係國正也傳稱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則去疾長子當立可知與齊小白陽生繫國義同

莒展輿出奔吳

展輿係國先儒以為罪諸侯之與其立非也凡入國必當立者乃係國不當立者即不係國以國本非其所有也若出奔則未有不係國者蓋雖不當立而既

有其國矣安得不以實書予不書爵說詳桓十一年

鄭忽出奔衛下

叔弓帥師疆鄆田

傳因莒亂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按傳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疾而還縊而

殺之並殺其二子而經以卒書先儒紛紛異論至以

不書弑為聖人制人欲而存天理迂誕至此大抵皆為傳所誤而不揆經以為斷耳春秋傳信之書使麋果弑經必不書卒經既以卒書則麋必非弑而傳所以為是說者蓋當麋卒時其子尚幼圍大權在握因殺其孤而篡其位而其後又窮凶極惡身犯衆怒下流之人衆毀所歸故並加以弑麋之罪左氏遂從而信之而不知其實不然也凡弑逆之賊未有不自諱其事而惟恐人之揭之者乃楚靈于慶封蔡般之弑

其君也皆聲罪致討其不以弑君之事為諱者彼固自以為無是事耳迨慶封不肯從戮然後知已固被此惡名而惟恐其聞于諸侯也使速殺之而其于蔡侯般直殺之而不以狥矣使當日果出于弑吾知其並慶封亦不待其不肯從戮也早殺之而不以狥矣然則楚麇之非弑所當信經而廢傳也奚疑

楚公子比出奔晉

凡國有弑逆之事則大夫出奔不書葢春秋舉重

莫重于弑君一大夫之出奔猶世變之小者耳輕其事故畧之如魯季友之奔陳齊糾之奔魯皆不書是其例也其他如哀三年書桓宫僖宫災而傳記司鐸火經文不書即此義　此既書楚公子比出奔晉則楚子麇之是卒而非弑也益信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杜註公即位故

夏叔弓如晉

傳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鄭公孫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室将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乘遽而至使吏數之黑遂縊尸諸周氏之衢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杜註致少

姜之襚服按齊使陳無宇致少姜晉且怒其非卿也
而執之矣則公之弔少姜雖曰非禮當亦晉平之所
喜者肯以為非伉儷也而辭之乎且繼此辭公者四
其為拒公而非尊公也審矣意當時季孫專魯其取
下也襄公歸自楚而不敢入矣今公如晉季孫恐其
訴已故結晉卿而逆拒之耳然必以少姜為辭左氏
所載乃晉之飾辭也似不得其實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杜註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會故會厚報之按賂公謹于交隣之禮故以知禮稱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諸侯出奔不名此名者從此遂失國也與諸侯卒則

名義同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胡氏安國曰雹戾氣也陰脅陽臣脅君之象申豐者季氏之家臣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揚于朝歸咎藏氷之失夫藏氷特調爕之一事耳謂能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菑霜雹則亦誣矣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許之夏諸侯如楚惟魯衛曹邾不會六月丙子楚子合諸侯于申胡氏安國曰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狄也其說非是按春秋于吳多殊會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會吳于柤于向皆以吳先在是而晉帥諸侯往會之故不得不會而又會若襄五年秋諸侯會于戚吳人入聽命則不書會吳于戚矣淮夷與于申之會非先在申而楚帥諸侯以會之也豈有

殊會之理乃遂以為遍刺天下之諸侯適見其鑿而不可通矣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之按盂之會執宋公不覆舉楚人此獨覆舉者其說詳彼條下先儒或謂若不覆舉楚人不知執之者為誰矣其說非是楚主會而執徐子豈不知執之者為誰乎如僖十五年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亦不覆舉秦人也此自是

兩事故覆舉耳別為之說要不可通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杜註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齊滕小邾宋不在列故也

執齊慶封殺之

按執齊慶封不書楚人者克朱方而執其邑大夫與伐吳一事也故不覆舉楚人上文執徐子則會不與執為類兩事也故必覆舉其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

齊慶封殺之者楚與吳為仇初無意于殺齊慶封也克朱方而執之因欲狥于諸侯以為名葢慶封被執之後而楚始有殺之之意若不書執而但書曰殺齊慶封則其語勢直而急似楚真為討齊慶封而伐吳矣傳稱圍朱方克之而經不書者克而不有其地書執齊慶封足以槩之故

遂滅賴

九月取鄫

不書伐莒者傳稱鄫叛而來本未嘗以兵取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傳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孫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其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按初作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非于二軍外更增一軍也乃令舊皆屬公者今以五分

厲公七分厲私厲私者為上下二軍厲公者為中軍是增一軍而二軍皆動故云作三軍此則惟舍中軍之衆厲上下二軍而已其上下二軍如故也故惟云舍中軍作三軍者卑公室之漸舍中軍者卑公室之極

楚殺其大夫屈申

傳楚子以屈申為貳于吳乃殺之

公如晉

汪氏克寛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惟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愬亦幾不免于辱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辨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下防茲言及者公羊傳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請歸之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帥師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報棘櫟麻之役也越始見經稱人者與諸國列序而

獨以號舉于文不順故稱人傳稱吳人敗之于鵲岸

不書者不告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傳弔如同盟禮也杜註魯怨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

廢喪紀故禮之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傳拜莒田也杜註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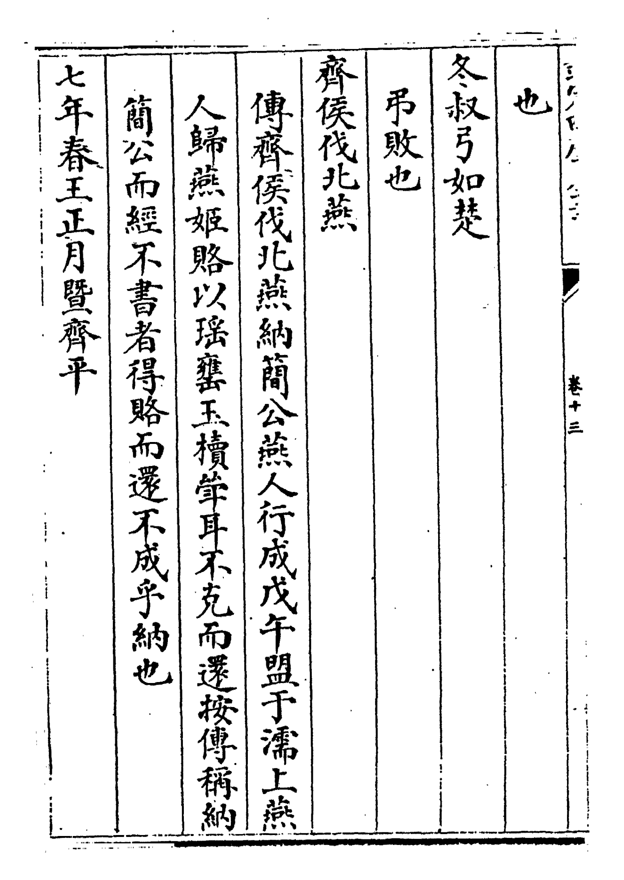
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合比按襄二十六年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痤亦坎牲加書而告公曰與楚客盟矣與此事相類毛氏奇齡曰猶是宋平一人前既識太子之寃已烹寺人而今復受其譖猶是

太子佐前不能救兄今復不能為合比辨此皆事之不足據者解經者不可不察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傳楚子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杜註楚不以敗告故不書按下叔弓如楚傳稱弔敗則非不告矣蓋春秋于勝負無關于大勢者畧而不載其常



也

冬叔弓如楚

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傳齊侯伐北燕納簡公燕人行成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按傳稱納簡公而經不書者得賂而還不成乎納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按傳文十六年稱及齊平襄二十年稱及莒平哀八年稱及齊平而經皆不書獨此年書暨齊平定十年書及齊平十一年書及鄭平先儒或以文十六年書行父會齊侯于穀襄二十年書會莒人盟于向哀八年書齊人歸讙及闡則其平可知故從省文不書平其說非也定十年下書公會齊侯于夾谷上仍書及齊平何不從省文也葢凡彼為我所侵伐而有怨于我者與之平則書若我為彼所侵伐而有怨于彼者

與之平則不書考傳文十六年齊商人無道既執子叔姬又伐我西鄙晉不能救故公與之平襄二十年以督揚之盟與莒平哀八年以齊討入邾而與之平或以勢不能抗或廹于大國之命雖與之平而非其心之所願故其平不書者魯史之舊文以非其心之所願而諱之也魯史之所無聖人安得而益之正月暨齊平三月叔孫婼如齊涖盟與定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事正相類其為魯暨齊平無疑且外

諸侯相與平非有關于天下之大勢者春秋不書左氏謂齊求燕而與之平其說不足信變及言暨者穀梁傳不得已曰暨齊强而魯弱魯不應能强齊所爲不得已者殆卑詞厚幣以請成在外曰輸在内曰暨而爲所强者亦遂有不得已而從其請者歟是時季氏不臣之迹已著四分公室而擇取其二故公欲結大國之援將藉之以除其偪而晉政多門既不能預知魯國之難吳楚又鞭長莫及惟齊與魯壤地相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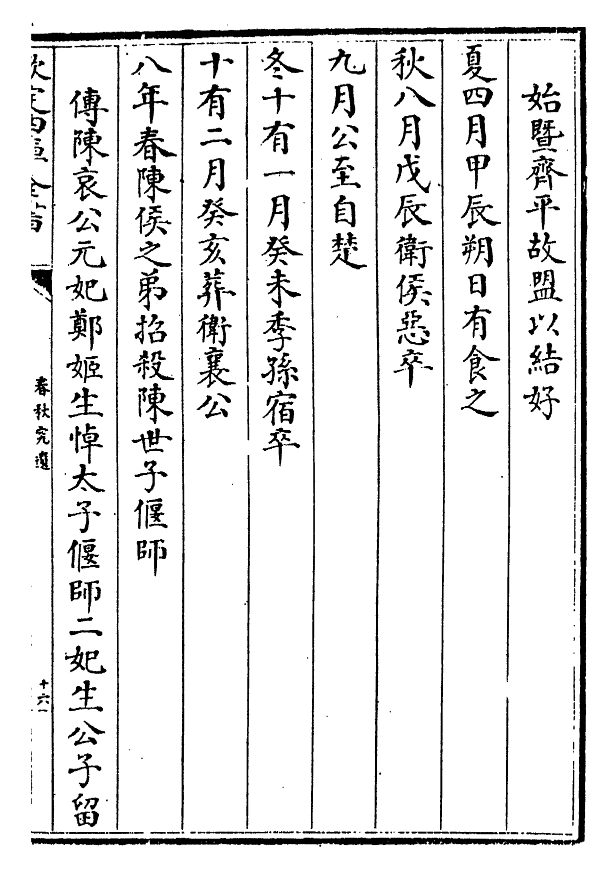
景公方有圖伯之志故公強齊而與之平以兾其緩急之相濟也春秋書之曰暨明其汲汲然于此一平非徒敦隣國之好而已二十五年公伐季氏不克而孫于齊其端已兆于此矣

三月公如楚

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彊來召公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始暨齊平故盟以結好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

三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哀公縊按招為司徒故元年招稱公子此變文以陳侯之弟書者著其以親屬而忍為大惡也本望溪先生說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按稱行人者先儒謂事由招過非徵師之罪故書曰行人其說非也詳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稱公子不予招之立為世子也

秋蒐于紅

不言公先儒以為權在三家望溪先生曰書公者公

之私行也不書公者國政也但書蒐者選徒約也曰大者境内畢作也按春秋五書蒐皆在昭定之世豈前此皆不蒐耶葢蒐狩必在近郊之地得其地則不書昭定之世三桓擅國四分公室各有分地往往就其私邑所近之處以閲其軍實故于紅于昌間于比蒲皆惟三家之所便而不主故常聖人詳書于冊葢以蒐非其地而譏之也昭定以前豈有是哉然亦有得其地而書如桓六年書大閲者則以非時簡車徒

為戰于郎之張本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傳公子招歸罪于公子過而殺之是時陳無君故不稱國殺而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招専陳國故稱人而不目招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傳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冬十一月滅陳按不目棄疾者放招殺偃師非棄疾所得專也若滅陳目棄疾而放招殺偃師更舉楚子或更稱楚人則于文贅孔偃師公子招之黨係之陳者楚殺之也不曰陳大夫者殺隣國之大夫與執隣國之大夫同例不書其官

葬陳哀公

按陳已滅而哀公書葬先儒以為存陳非也凡春秋書外諸侯之葬皆據魯為文非據彼國為文也若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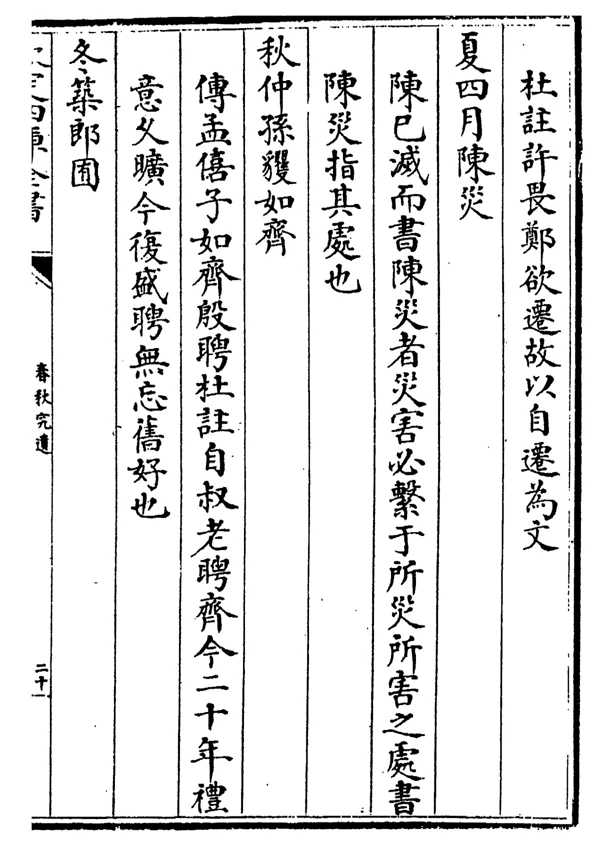
彼國為文則當書曰某國葬某公矣惟據魯為文故
魯不遣使往會輙不書葬而其文曰葬某國某公言
魯遣使往葬某國某公也卿往則書某人如某國葬
某國某公微者往則不書某人如某國第書葬某國
某公不言會葬者禮重往葬義不係乎會也陳哀公
之所以書葬者葢溺卒即赴魯即遣使往會其葬及
楚滅陳葬哀公時魯使在列故仍以葬陳哀公書葢
據魯為文非據陳國為文此哀公之所以國既滅而

書葬也或又以葬哀公者楚據其實而書之承上楚師滅陳又從省則其說更不足信春秋凡一國接書兩事必覆書某國從無承上文從省之例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杜註楚子在陳四國大夫往不行會禮故不總書愚按經書會未有不行會禮者四國離至不旅見故不總書

許遷于夷



杜註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為文

夏四月陳災

陳已滅而書陳災者災害必繫于所災所害之處書陳災指其處也

秋仲孫貜如齊

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杜註自叔老聘齊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復盛聘無忘舊好也

冬築郎囿

傳書時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傳齊欒高氏皆嗜酒信内強于陳鮑氏而惡之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戰于稷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杜

註高彊不書非卿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中軍既毁則仍二軍矣此三卿並書非必一卿領一

軍也殆季孫自將一軍其一軍以正佐分領之歟叔弓宣公弟叔肸之後非叔孫氏也胡氏以為三家誤矣傳稱取鄟而經不書者意如以此見執故諱之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冬缺文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蔡大夫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執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按楚子虔何以名先儒謂惡其誘殺非也楚子棄疾亦嘗誘戎蠻子而殺之矣何獨于此而名之葢楚靈弑君之事雖不可知而殺其君之二子以篡其位則無可疑者是其罪與弑君等天下惟無瑕者可以責人已則有罪而討人之罪君子

弗予也故諸侯不生名而于此獨名者著誘殺蔡侯般者非他人乃楚子虔也他人挾詐而殄不義已不得為伯討以楚子虔而誘殺蔡侯般則如同浴而譏裸裎尤不足以服其心矣故名之以别其人于凡討罪者耳豈徒惡其誘殺云爾乎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左氏以齊歸為昭公之母望溪先生曰非也未有誌娣之薨

而反削夫人之薨葬者也歴襄昭定哀而未嘗别見

襄夫人之薨以此知齊歸之為嫡也

大蒐于比蒲

有大喪而不廢蒐非禮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

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傳謀救蔡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諸侯乎按申無宇稱用諸侯則有已嗣君位矣未踰年宜稱子而以世子書者禮國君薨既殯五日嗣子于柩前即位國人稱子是時般見殺而國被圍有並無柩前可以行禮故春秋不得以子稱也邾人執鄫子用之不名而有名者既滅其國矣用

其世子不足以甚其罪也故有名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陽非北燕之國都故不書復歸納于陽不應名衛侯入于夷儀不名是其例也款終于陽不得其卒而名之故不得不名其出奔與莒庚輿蔡朱名同義不曰北燕伯入于陽而以齊納為文者以著齊景公之有志于復伯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穀梁傳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按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豈皆莒之愬耶穀梁之説似得其實

五月葬鄭簡公

杜註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傳楚子謂成熊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杜註宣四年鬬

椒作亂楚子信讒而托若敖之餘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南蒯不禮于季平子與公子慭謀欲出季氏而歸其

室于公使慭更其位及慭從公如晉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慭還及郊聞費叛遂出奔

楚子伐徐

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按圍徐者非楚子故書伐而不書圍

晉伐鮮虞

晉不稱師義見文十年秦伐晉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按經書內圍邑七皆不書叛成三年圍棘拒命者非棘民則齊有司也定六年圍鄆與齊人爭皆不可以叛言也昭二十六年圍成時公已孫齊舉國拒命不得獨言成叛也定十二年圍成欲書公斂處父叛則為孟氏守而非叛也欲書孟孫以成叛又非其事之實故第書圍以紀其拒命而不目其人焉惟昭十三年圍費則南蒯以費叛定十年再圍郈則侯犯以郈叛而經不書先儒或謂魯至昭定之時中軍既毀尺

地一民皆歸三家使以叛書是爲三家討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據邑之實而不書叛以寓三家竊國之誅晉趙鞅荀寅士吉射治兵相攻未嘗叛君也而並書叛邯鄲稷據邑以叛趙氏則不書即此義其說非也内三叛與邯鄲稷之所以不書者皆以家臣賤姓名不登于史冊故雖叛不書耳若以嫌爲三家討賊故不書則齊商人弑君之賊也及其見弑也仍以弑其君書何不嫌爲商人討賊乎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傳楚遠氏之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巳徇于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

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名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禄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公子

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求王遇諸棘圍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按公子返國嗣位例書入此獨書歸者弒君之賊旋即見殺未嘗一日能自定其位故春秋不成其為君也然大夫以惡亦曰入下書弒君而不從以惡例者當其自晉歸楚之時並無徒衆故也其必書地者乾谿師潰虔自縊于芋尹

氏以其迹觀之比之罪疑與剸刃于其君者有間然
先歸令下弑械已成聖人本比欲死其君之心而加
之以惡名故必書虔所在之地以實之不使與剸刃
者殊科也春秋凡接書一人兩事必覆舉其人此書
弑其君不復書公子比者歸楚而弑其君弑不可與
歸對舉為兩事也此與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
伯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皆不
覆舉其義正同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按比弒君之賊也以齊無知衛州吁之文例之當從討賊之詞書曰楚人殺公子比若以比為王棄疾為司馬比固棄疾之君也以齊商人之文例之又當書曰楚公子棄

疾弑其君比乃止以兩下相殺為文者蓋乾谿之禍棄疾之罪更浮于比其以計殺之者圖自立耳故不可從討賊之詞而又不以弑其君比書者同謀作亂之人比又未嘗一日能自定其位不成乎其為君臣也然則前弑虔何以獨書公子比傳稱蔡公將食見之而逃則觀從之召二子棄疾實不與謀可知矣蓋非棄疾從亂則比之逆謀不遂非比啟釁則棄疾之逆謀不生比雖不能自定其位而推原禍始安得不

歸獄于比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傳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遂合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晉侯不見公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按成十六年沙隨之會書不見公此書公不與盟則公猶與會但不與盟耳左氏

晉侯不見公之説恐不確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覆舉平丘者會盟不同日也書同盟者有王臣同歃

晉不敢以主盟自居故

公不與盟

公不與盟不諱者耻輕于見執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望溪先生曰春秋時國事之僨未有甚于魯者三桓

之在國重于君而諸侯視之亦重于君平丘之盟公不與而執意如非怨公也謂止公不若止季孫爲魯所急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楚公子干公子晳之歸楚也依陳蔡人以國及平王即位封陳蔡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援太子之子也而稱蔡侯陳侯正其名不與

楚人專封也公子返國則書入此諸侯也故不曰入而曰歸諸侯返國則書復歸陳蔡中并于楚國本非其所有也故不曰復不書自楚者諸侯返國之常文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

公于河

吳滅州來

王氏葆曰州來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為附庸故書滅而不係國按傳稱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且有州來在吳猶在楚之言據此則州來之于楚當不過名相役屬耳其田土貢賦之所入州來自有之本不全以供楚故雖為吳所滅而于楚亦無大損此可為近楚小國之確証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傳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乎晉乃歸季孫不書季孫者承上省文大夫不致必見執而後致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莒子卒而不書葬魯不會也昭公號知禮雖薛杞小國無不會其葬者而獨于莒之葬不會胡氏謂季氏故理或然也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傳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與蒲餘侯謀曰爾殺意

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夫茲殺公子意恢按殺意恢者蒲餘侯也何以稱國殺葢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故不可目蒲餘侯殺也而殺大夫而稱人者如陳人之殺公子禦寇宋人之殺其大夫司馬晉人之殺三大夫陳人之殺公子過非羣下之作亂即執政大臣之擅權故皆書曰人以著其生殺之柄之不自其君出也若晉欒書中行偃之殺胥童則以其為厲公之所嬖也故欲弒厲公而先殺胥

童莒蒲餘侯之殺意恢亦以其為郊公之所善也故欲逐郊公而先殺意恢厲與郊且不能自免又豈特生殺之柄之不自其君出而已故稱國殺以見其國亂已甚必將有弑逆廹逐之禍隨其後也凡此皆隨事立文其義固各有所當歟郊公出奔不書者去疾卒而魯不會葬故郊公出奔庚輿入立皆不以告不告故不書杜註微之非也去疾之入展輿之奔見于經者屢矣何獨于郊公而微之不書大夫者公羊所

謂莒無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傳禘于武宮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按有事乃時祭非禘也不著祭名者為叔弓卒起故畧之武宮魯武公廟復立于成六年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事楚而傒之蔡者以其忠于蔡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傳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還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按滅鼓不書者不告也稱荀吳帥師胡氏謂以正兵相加而不納其叛臣故稱名氏非也自宣成以後君將稱君大夫將稱名舊史之文云爾

冬公如晉

傳平丘之會故也杜註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季孫見

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春秋究遺卷十三

春秋究遺卷十四

左庶子葉酉撰

昭公下

十有六年

傳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按晉前以取鄆既不使公與盟今往謝而復執之晉之無禮甚矣而春秋諱之益知胡氏自反而縮之説迂而不可通

春齊侯伐徐

傳齊師至于蒲隧徐子行成賂以甲父之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使然丹誘戎蠻子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按戕隣國之君稱人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是其例矣此獨以楚子書者挾詐以殺人其陰險尤為聖心之所惡惡其詐自不得不目其人也戎蠻子不名與鄫子不名同義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鄉供葬事文襄之制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

曰止也惟正月朔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杜註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于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傳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

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于楚也陸渾子

奔楚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先勝而後敗勝負敵故不書楚稱人者說詳隱二年莒人入向下吳常敗楚于鵲岸于房鍾皆不書而楚伐吳屢見于經蓋吳猶不足以敵楚也至是則國勢匹敵而抗兵相加矣故書戰自此始長岸楚地兩國皆僭王故仍以楚主兵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杜註來告故書天火曰災按傳稱許不弔災君子知其先亡則魯必皆遣使往弔審矣不書者其人微也

六月邾人入鄅

傳邾人襲鄅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人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杜註自葉遷也正義九年許遷于夷十年楚靈王遷

許胡沈道房申于荆平王即位皆復之許又歸于葉故知此年是自葉遷也楚以其偪于鄭遷之所以存許也故以自遷為文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傳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杜註不書圍取不以告也按宋伐邾而盡歸鄅俘義舉也取邑則似貪其土地矣故諱之而不以告其不書歸鄅俘者書伐邾

足以概之故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傳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而卒按傳稱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則止並非不嘗藥而已穀梁傳恐不足據

蓋止乃雜學喜事之人平日自詭能醫適遇父疾一藥而殂雖無弒逆之意而律載和御藥誤不如法者死則止雖欲辭此惡名而不可得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杜註莒不事齊故

冬葬許悼公

許悼公書葬義見襄三十年葬蔡景公下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按奔未有言所自者此云自鄸正義云與二十二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其文正同彼華

亥等入南里以叛又從南里出奔則此亦懲爾叛不告故不書而胡傳引劉敞之說以為待放二說未知孰是然公子之子稱公孫據事直書並無貶之之意

鄭邑名與宋南里在宋國都内不同故不係曹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奪齊豹之邑又惡北宫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而懼故齊豹北宫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葢獲之門

外齊子氏帷于門而伏甲焉遂殺公孟按殺縶書盜者葢凡私有仇于其人並不假君命而殺之者則書曰盜不問其為大夫為士也義見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騑下左氏求名而不得之說固非胡氏以為蔽罪宗魯亦無此理齊豹首謀宗魯與聞其事雖不為無罪然既以身死之矣乃舍豹而責魯恐聖人之斷此獄不如是之頗也稱衛侯之兄無職司也亦無責衛侯意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公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于死先諸遂殺羣公子刼公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質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司馬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多僚與貙相惡譖諸公曰將納亡人公懼使告司馬乃與公謀逐華貙華貙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其臣張匄遂與華貙殺多僚刧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按南里係宋者以其為宋國城内之

里名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傳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杜註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盧之弟朱叔父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傳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按鼓叛何妨于邦交蓋晉之權家黨季氏而恐公之訴其罪也故假以是為辭而却公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大國不可怒也不聽敗之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莒于是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傳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大敗華氏圍諸南里二十二年二月華登如楚乞師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請受而戮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

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按書自宋南里别自國出奔也

大蒐于昌間

書昌間非其地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王子朝有寵于景王王欲立之夏四月乙丑王崩丁

巳葬景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按不曰京師亂而云王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子朝亂劉子奔揚單子奔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之子朝奔京伐之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單子欲告急于晉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以者王猛弱不能自立必賴二子左右之也王猛在喪不可稱天王

稱王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以猛繫之于王王者諸侯目王國之辭乃王人之王非天王之王猶詩有王風不可謂之周也苟既正其為天王之王則後不得復稱子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按傳稱晉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經乃不書晉納而書劉單以者子朝奔京劉子入于王城單子使王子處守之則王之入王城實

二子以之晉不過以師從王入耳故不書晉納公羊傳云入者簒辭非也入者自外而内之辭若以為簒下經天王入于成周何說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前稱王猛卒乃稱王子猛者生以名繫王不使與他王子相亂卒稱王子正其為未踰年之子也王謂王國與前同稱子故不曰崩而曰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遂取邾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上書叔孫舍如晉其為行人明矣春秋只據實而書非有心以着其無罪也說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下

晉人圍郊

傳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次于社王師次于任人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二十三年正月壬寅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杜註二師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按凡圍必久而不解者然後書郊明日即潰而書圍者邑不言伐非圍無以屬辭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傳莒子庚輿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遂來奔齊人納郊公按郊公出奔不書而庚輿書者以其來奔故諸侯奔不名此名者從此遂失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傳吳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

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于後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按不書楚者楚師未與吳接也君戰死曰滅生得曰獲韓戰稱獲晉侯大棘戰稱獲宋華元不嫌君臣同辭公羊傳大夫生死皆曰獲無以見陳夏齧之必為死也胡沈之君經書滅而傳稱獲者見獲而死也書其敗不

以國分以君大夫為序觀此則春秋序戰必不以大
夫先諸侯也益信

天王居于狄泉

傳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庚寅單子劉子以王如
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杜註于是敬王居狄泉按
居狄泉入成周皆單劉以之而不書以何也望溪先
生曰王猛時尚未知誰為當立者以出入者獨單劉
耳敬王之立則晉人問于介衆而辭子朝名義顯然

歸心者不獨單劉矣此所以不書二子以也不書出者傳稱王子猛卒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蓋自子旅氏如劉又自劉而居于狄泉故不可言出也

尹氏立王子朝

立王子朝者尹圉也不稱名而稱氏胡氏謂著世卿之擅權亂國以為後戒其說非也稱名則無別于列國之大夫非所以尊天子矣稱子又與劉子單子同故不得已而稱氏亦因時有此稱詩云王謂尹氏是

也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傳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穀皆無叔孫字殆公羊衍文

大夫不致此致者以見執故與意如書致義同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傳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胡氏安國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滅巢以著

入郢之漸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

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傳謀王室也按謀王室大事也諸侯莫至僅合大夫以謀之且納王又期在明年其亦異于桓文之盟首止以定太子誅叔帶以定襄王之舉矣

有鸜鵒來巢

傳書所無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書再雩旱甚也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傳九月戊戌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待于沂上以

察罪弗許請因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郈孫曰

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救

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氷而踞

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唁公于野井按先儒以唁于野井罪齊侯之不急公非也公次于陽州方遣使請逆于齊齊侯即欲親唁公于平陰公不敢當其厚意故先行至野井而與齊侯相遇蓋平陰之去陽州近野井之去陽州遠而其去齊都也則平陰遠而野井近齊侯欲以

遠迎為恭故使有司待于平陰而不意公已先至野井也其唁于近地豈齊侯之不急公哉然公欲藉之以復國則其勢實有所不能是時晉伯雖衰而威令猶行魯又素屈服于晉使晉誠見恤則季孫必且為所脅而欲公之入也不難若齊則非晉比其威令固不能行于季孫也即興大師以伐之亦難保其戰之必勝今齊侯唁公野井既以不早至平陰為已罪且為取魯邑以安其居而不使流寓于他國其于公不

可謂不盡力矣乃公不知其力之僅能及此也第恱其甘言以為是必能憂人之憂者于是入陵盟後如齊者再瀆請不已卒至宰夫主獻宴比大夫乃知齊之不足恃而轉而如晉焉春秋詳書于策蓋病公之輕慮淺謀不揣情度勢而漫為此無益之求也至晉之所以待公者則不逮齊遠甚當請逆時既有即安甥舅之誚及公復于竟亦第逆著乾侯而不容公至其國都以與晉侯相見迨二十九年公又自鄆如晉

仍不得與晉侯見而次于乾侯蓋晉之强家與季孫同惡相濟惟恐公之見晉侯而訴其罪也故逆以拒之此即公在國時五如晉皆辭公于河之故智也其後晉定新立毅然欲以師納公又沮于范鞅之邪謀以逐君之賊竟任其無咎而召之使來以脫其罪何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乎故春秋兩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即繼之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此事屬辭而聖人之情可見矣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從公于齊歸將安衆而納公平子有異志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按祈死之説不足信此年春婼聘宋與宋公對語而泣樂祈已知其將死何待于祈哉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為公故如晉道卒故書地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凡外取内邑不書諱之也此不諱者取之以居公故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是年正月不書公在者以齊侯唁公野井之後即館

公入其國都也正月在齊例不應書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未返國都而書至者賈氏逵謂季氏示欲為臣故

以告廟非也諸侯去國必載主祏以行此𤈞公自告

廟耳豈有季氏在國而代公告至鄆之理鄭伯突入

于欒衛侯入于夷儀皆書入此不書入而書居者若
適他國而返居于是者然為内諱也此時公在齊都
故書至自齊
夏公圍成
齊侯使公子鉏師師從公圍成不書以齊師者蓋著
齊師之不足以而病公之不量力而輕為此舉也不
致者無功而還不以告廟故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莒邾杞皆魯之與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吴氏澂曰王城為東都以鎬京為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為下都以王城為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左氏序事以王入成周在子朝奔後合依經正之胡氏安國曰

因狄泉故稱入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杜註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一人故言

氏正義傳言召伯盈逐王子朝朝及召氏之族奔楚

則召氏族出奔召伯身不奔也按經稱尹氏義見尹

氏立王子朝下不必以族奔也以族奔稱氏則立王

子朝豈亦以族立乎尹稱氏召伯毛伯稱行次尹首

惡召與毛特從之者耳然亦不得以子稱矣召伯經

書奔傳稱召伯盈逐王子朝傳聞異辭聖人必確見

所據杜氏信傳而欲改經誤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是年傳稱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而經不

書者伐鄆之罪無加于逐君故于內敗而諱之從恒

例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

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夏四月光伏甲于窟室而享王鱄設諸置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弒王按春秋弒君而稱國者四莒庶其晉州蒲吳僚薛比其義各異惟吳僚薛比則望溪先生所謂懸獄而不敢有所歸其說是也薛比事無可考吳僚見弒于公子光而操刃者則鱄設諸也其赴告之文不曰鱄設諸必曰國亂而無主名可知矣春秋之例國亂而無主名稱人微者

弒亦稱人鱄設諸賤名氏不合登史冊例應以人書而經則稱國以弒者聖人之慎也蓋春秋至襄昭以後皆聖人所見之世而事非本國仍多傳聞傳聞之詞久然後定若正當所見之世一事也而言人人殊是非混淆公論未出于是或以諱惡而故為掩飾者有之或以愛憎而各持異同者有之此固聖人所無可如何者吳雖與魯通而僻處東南事難徵信傳之見弒聖人亦知赴告之不實也欲從告書人既不可

而欲徑書吴公子光弑其君又有萬一失入之慮故懸獄而不敢有所歸第書其國有是事而不少謚一辭焉此所為聖人之慎也胡氏乃謂歸罪于其大臣鑿矣或曰吴以號舉不書吴人從其恒稱也其說亦通

楚殺其大夫郤宛

楚令尹子常賄而信讒費無極讒郤宛遂攻郤氏且爇之郤宛自殺盡殺郤氏之族黨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傳會于扈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弗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故鞅以為難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按傳稱公使子家如晉在此盟後恐當在此盟前使非子家請之晉不應無故而謀納公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郳快來奔

徐氏邈曰自此以前郳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郳快又至郳魯隣國而為逋逃主為過之甚故悉書之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杜註比公于大夫也禮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劉炫引燕禮謂請賓自安以規

杜正義謂齊侯與公敵體安賓乃其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為卑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按請安謂請自安于文不順劉氏說似較長孟與上宰獻連文請安者宰請公安也正足明慢公之甚正義駁之悞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

人孰矜之其造于境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使公復于境而逆之杜註逆著乾侯也言公不用子家子之言所以見辱按此與次于陽州文法同而其事之情實則異此葢病晉之强家黨季孫以沮公而使之不得至晉都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而此不書公至自晉者以公未至晉都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而不見受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

君祇辱焉公如乾侯杜註為齊所辱故復適晉冀見恤按傳稱公如乾侯而經必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者益著公之如晉其本意原欲至晉都而乾侯特其所次止之地耳乃至明年正月而公仍在焉則晉之强家黨季孫以沮公者其罪不待貶絶而自見矣又按乾侯晉地而公如晉之初即不待于晉境而如乾侯子家云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誰矜之不知乾侯何以為公之所安也公于去年三月次于乾侯至今年

春巳一年矣乃甫至自乾侯居于鄆旋又如晉而次于乾侯其戀戀于乾侯者當必有故然不可考矣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按穀梁此說必有所本先儒或以季氏誘之使潰此刻論也葢從公者皆小人

雖淹恤在外必依勢作威以一邑之小而責以公家平日供億之浩繁是時公又在乾侯如子家羈皆隨行其留在鄆者必以無所禀承而益肆于是鄆人不勝其擾遂相率而去之此事勢之所必有者季氏逐君其罪自莫可逭然若以此莫須有之罪加之反不足以服其心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公正月在鄆不書者魯邑也乾侯晉邑非其所宜在

矣故書不曰居而曰在者亦以其為晉地故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子名者世近紀載詳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

信不臣矣然後伐之晉侯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陸氏淳曰逐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會據事直書而晉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見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傳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

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
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君曰君惠顧先君之好
施及亡人將使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所
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
恐敢與知魯國之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註不書邾史缺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按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則其爲魯邑明矣殆季氏自晉返魯而以闞歸公欲自掩其逐君之罪猶歸馬及衣屨之意云爾書取者不以其名予季氏也

夏吳伐越

傳始用師于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己丑士彌牟令役于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

為成命杜註臨履其事以命諸侯經所以不書魏舒
按此年傳稱冬十一月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
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
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云云定
公元年傳又稱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
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云云此一事也左氏兩載之
而失刪其一耳此年傳已丑士彌牟營成周云云定

元年傳云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傳分為兩年此役不過三旬而畢豈有去年己令役于諸侯遲之兩月而始栽者乎其為複出無疑前載其事于冬十一月後載其事于春王正月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月同其為一事無疑本顧氏炎武說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傳書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春秋究遺卷十四